



凤栖昆仑



侯国
萧
逸
著

蕭逸作品全集（之二十四）

風栖昆仑

「美国」蕭逸



萧逸本名萧敬人，原籍山东荷泽，现居美国，著名武侠小说作家，早期从《无忧公主》和《七禽掌》两部书起始，即已博得读者的喜爱，三十余年的武侠小说创作，已使他成为声誉海内外的武侠宗师，各类华文报纸争相刊载他的作品，其代表作有《马鸣风萧萧》、《饮马流花河》等。另有许多作品被改编为电影、电视剧，再次引起轰动。他的作品构思奇巧，人物个性鲜明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。

责任编辑: 邓积仓

封面设计: 永 生

电脑制作: 许 荣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中国●西安

第十九回 却道七郎好风情

李七郎长剑直劈，取向对方后背。

简昆仑反臂以迎，当！架开了他的剑锋。便在这一霎，李七郎猛地袭身向前，扑向简昆仑右侧方，长剑运施内气，化为大片光雨，在他抖动的剑势里；简昆仑右面七处大穴，俱在他的照顾之中。

这一次出手，大大显示着李七郎的功力不凡。

简昆仑心中一凛，却也激发了他的雄心壮志，用一面斜阳剑势，与对方极具实力的一接。不意转动的当儿，才自觉出左面半身，大是有欠灵活。非仅如此，即使真力运行也力有未逮。

一惊之下，吓得他打了个冷噤，脚下由不住一个踉跄，只觉着肩上一阵奇寒刺骨，只以为被对方剑锋所刺。

却是险到了极点。

随着剑尖的微微一偏，改刺为压，按动之间，李七郎颀长的人影，已拔起来丈许高。

一起又落，飘身于丈许以外。

一丝惊吓，显示在李七郎脸上：“你身上有伤？”

简昆仑哼了一声，颇是有些意外地向对方望着，想不到对方在足以取胜、性命攸关的俄顷之间，竟然对自己网开一面，手下留情。

却是为何？一霎间，简昆仑面现悬疑，却是迟迟不语。

李七郎往前面走了两步，压住长剑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？是谁伤了你？”一抹关怀之情，现诸在七郎颇为俊秀的脸上，谁能料想到，瞬息之前双方犹自兵刃互往在做殊死之战，这一霎却竟然有了如此微妙的变化？

简昆仑冷冷一笑道：“何必多问？”长剑再指，道了声：“请。”

李七郎只是睁着一双异常明朗的眼睛，频频在对方身上转着，先时的轩昂战志，只因为一念顾忌到对方身上的伤，瞬息间已打消了个干净。

非仅此也。他更似有无限关怀，万般惜怜……透过了那双清澈的眼睛，径自向对方传送了过去。

这一切，俱为简昆仑所忽视。他犹自接剑以待，直到他忽然洞悉了对方根本没有再出剑的意向之后，才缓缓垂下了手里的长剑。

“为什么中途停住？”简昆仑似有受辱之感，“别以为我半身负伤，就真的不堪承教。不信你放剑过来，再试试看？”

李七郎清澈的眼睛，瞬也不瞬地盯着他，心里却似在想着另一个问题。“到底又是谁伤了你呢？”长长的眉毛挑动了一下：“是了……定然是那个化名七老太爷的老奴才。”

语气间，竟似自毁立场，而与简昆仑站在同一战线，同仇敌忾了。

简昆仑看着他，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，当地一声还剑于鞘。

李七郎才似忽然有所触及，向着他微微一笑：“不是我对你剑下留情，而是你身上的伤……有一天等你觉着完全好了，我们再决一胜负，也还不晚。”

一面说，他随即把长剑插落鞘内。

简昆仑点点头说：“一言为定。”便掉头而去。

走了几步，回过身来，却是李七郎颀长的人影，仍自站立

原处，心中不无怅感。这个李七郎，真正让他无以应付，是个软硬皆难施展的人物。

李七郎在他顾探之下，微微含笑，践踏着一地落叶而前道：“有件事你一定想知道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是关于九公主朱蕾的下落……”

这句话使得简昆仑顿时为之一振。

“怎么样？”李七郎说，“我一猜你就有兴趣！”他似乎略作犹豫，遂自做了决定，“好吧，我们不妨来比赛一下，看看到底鹿死谁手？就拿九公主这个人来做个赌注，看看谁先到手？”

简昆仑哼了一声说：“这意思是，贵派万花飘香也打算对公主加以染指？”

“我们一直没有放过他们！”李七郎说：“不只是九公主一个人，包括永历帝本人，以及他身边所有的人，我们都有兴趣。”

这么一说，简昆仑心里反倒略为宽释，却是因为七老太爷的底牌既为自己所知悉，九公主落在他的手中，辗转入京，不免死路一条，若是万花飘香中途把她劫出来，情形便大有转机。

固然，柳蝶衣野心勃勃，之所以劫持永历帝一家，无非意在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满足他一己称雄天下的霸心而已，却是可以断言，九公主在他们掌握之中，却不致有生命之险。

问题在于七老太爷到底实力为何？是否敌得过万花飘香之中途出击？这些却是自己所无能左右，却又何妨与对方一赌输赢？

李七郎笑吟吟说道：“其实，这只是你与我个人之间的一个赌注而已，换在别人可就不同了，记住，连你本人都是我们急欲擒获的对象，柳先生已颁下了命令，谁也不敢不遵，这一点你应该是心里有数。”

简昆仑点头道：“多谢你提醒我，想必是时姑娘已然出动？”

李七郎一笑说：“岂止是时堂主一人而已？万花飘香高手如云，还有更厉害的人物，你只是没有见过罢了。”

简昆仑心里微微一动，一个人的影子，蓦地闪向脑海——燕云青。

这位隶属万花飘香两大堂主之一的金叶堂堂主，至今还不曾现身而出，他若是在暗中对自己加害，却是不可不防。

简昆仑决计与李七郎本人在九公主落入谁手这件事上别别苗头，赌个胜负输赢。

李七郎微笑道：“你愿意了？”

简昆仑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！我接受你的挑战就是。”

说完，正待转身离开。

“等一等……”李七郎唤住他，“你还不知道我们的赌注是什么？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李七郎湛湛目神，若似有情地直视着他，目光里却不无执著：“如果你输了，很简单，我要你心甘情愿的束手就擒，同我一起转回飘香楼，今后共事柳先生，永世不心生二念！”

简昆仑愣了一愣，半天才讷讷说道：“要是你输了呢？”

“问题就更简单了！”李七郎笑靥不失地道：“要是我输了，便自横剑一死，自刎在你脚前。”

“这……又何必？”简昆仑说，“这个赌注太大……也太残忍了……”

“你害怕了？”

简昆仑冷冷说道：“你我之间，并无深仇大怨，我又何忍置你于死地？”

李七郎一笑说：“这意思是你一定会赢了？别太自信，我不

会输的……”

简昆仑冷笑道，“果真如此，你更何忍置我终身于柳蝶衣之下，供其驱使？在我来说，这个罪远比死来得更为可怕，恕我难以苟同！”

说完，便头也不回地转身自去。

李七郎只是向他背影望着，直到简昆仑完全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，才怅怅地发出了一声叹息。实在说，他也不知道为了什么？却是抛不开对方印在心上的那一条人影……乃至至于感受到如不能与对方长相共守，宁可横剑自刎在他的脚前。奇怪、可怕的一个意念？

简昆仑返回花鼓楼，已是傍晚时分。

九公主朱蕾既为对方所掳获，自己这个人对于七老太爷来说，应是全无兴趣。便是目前这个理由，简昆仑才毫无顾忌地返回。甚而，他脑子还有一种奇怪的念头，巴不得对方放不过自己，如此一来，便可大肆周旋，进而由对方身上，探知公主下落。

是以，他非但不要回避，反而更是招摇。

华灯初上之时。简昆仑一袭锦衣，手摇纸扇，翩翩风采出现在四面荷花的湖心亭内。

四面锦绣，人儿熙攘。

却有妙龄少女，手挥五弦，发声新莺，一曲高歌，唱的是——一首脍炙人口的时令小调。

调寄清平

东风去了秦楼畔，

一川烟草无人管，

芳树两暗暗，

黄鹏三两声……

歌声袅绕，清新动人。

简昆仑凭栏独坐，心绪起伏。犹记得昨夜此刻，还与朱蕾在此同餐共饮，一夕之间，便自分离，却不知她现在系身何处？安危如何？这么一想，简直内心忐忑，如坐针毡。

由李七郎嘴里，终使他知悉了那个七老太爷的真实身分——九翅金鹰贝锡。

这个名字对他来说，全无印象，只是当今皇朝的十三飞卫，却在武林中屡有传闻。此人既居十三人之首，自然绝非无能之辈。

事实上皇朝十三飞卫，亦即当今清帝十三名近身护卫。其权术势焰，想想也可以知道，无怪乎以吴三桂当今王者之尊，亦不得不曲予优容。

简昆仑夹起来一块鳊鱼，入口慢慢咀嚼……思维却只是在九翅金鹰贝锡这个人身上打转。如是对方那一身鲜丽华衣，珠光宝气的满身穿戴，便自清晰现身跟前。这个人的身手，果非等闲。那一掌变化突然，翩若蝴蝶，却兼具飞鹰之势，令人防不胜防，却是力发随意，内涵万钧，真个有一掌山河之势。差一点拍散了简昆仑身上真气，落成了终身残废。

把一盅绍兴黄酒满满灌下喉里，简昆仑只觉着说不出的气闷，左面肩头，为对方掌拍之处，火辣辣直似犹有余痛。便在这时，他意外地看见了一双眼睛。

那双眼睛也正向他窥伺。

两根手指轻轻拨开垂下的珠串，那人其实原在黑暗之中，只是不知怎么，却为简昆仑意外的发现。

正是这个突然的发现，使得他把到口几已下咽的酒，中途忍住，借助于一个回势，全数吐回盅里。这个动作，甚是微妙，除了他自己之外，决计不会为任何人所窥破。

他随即注意到，那双暗中的眼睛，忽然为之消失。

虽然是一个看来不足为奇的小小动作，但是简昆仑屡经大敌，却不敢等闲视之。

这壶酒方才由侍者送来，锡质镂花的壶身保得酒热，善饮的人都知道，绍兴黄酒要烫热了喝才够味道，即使盛暑时候，也不作兴凉饮。

久走江湖历练之人，却也知道，蒙汗毒物所最宜混入者，也正是这类味醇质热的黄酒，一经混合，饮者如非特别细心，简直无能察觉。

却是暗中那一双注视的眼睛，忽然使他留下了仔细。于是，这满满一壶美酒，便在神不知，鬼不觉的情况之下，悄悄的隔窗付于流水。

某种情况之下，简昆仑似乎有所觉察。他于是作势畅饮一杯，随即摇动了一下早已不见涓滴的空置酒壶。完成了这个动作，便似不胜酒力的样子，倚身座位，等待着进一步的发展。

须臾，穿着灰色大褂的酒保，手托银盘，盘子里托着另一只锡壶，施施然来到了眼前。

“先生，还要酒么？”

简昆仑点点头说了声：“好酒！”便把这壶酒留了下来。两壶美酒下肚以后，他便似不胜酒力地倚身长座，醉倒了。一些细小、琐碎的动作，便自在這個時候，悄悄部署完成。诸如，把一口十分锋利的短刀，藏置腕底。

长剑月下秋露却不曾带在身边，出来之先，便已藏在别处，这一次由于他的自作聪明，反使公主朱蕾，落在了七老太爷手里，对他来说，实是莫大羞辱，受了这次教训，乃使他对任何事都心存仔细，再也不敢掉以轻心。

这一霎，他倚身靠椅，看似俯脸向下，其实却可经由腋隙，窥知一切。这个动作，似乎并没有立刻引起别人的注意。

耳边上犹自听见卖唱少女的婉转歌声，六角酒亭座客却也不少，行酒猜拳却也是免不了的。乱糟糟的四面八方声音，一直在他耳边上响个不停……才使他觉出，此番装醉的滋味，不大好受。

未几，才有人来到了近前。还是先前送酒的那个酒保。

这时他一面收着酒菜，一面频频向简昆仑身上顾盼，却是不出声音。

过了一会儿，才缓缓走过一个人来。

透过腋下空隙，简昆仑清楚地看见这人的下半身子，一件讲究的绉绸子湖色长衫，脚下是茶色缎子的双脸皂靴，很斯文讲究的穿扮。

这身装扮，立刻使简昆仑记起入门时的那位账房先生——尖尖瘦瘦的一张白脸，两只大肿泡眼，人很礼貌。进门时还向自己双手一拱及地，特意示好地称呼了一声“简相公”。自称姓张，是这里的账房先生。

张先生这时背负着双手，走到了简昆仑身边，来回踱了几步，还特意把头低下来，仔细地向简昆仑脸上看个不已。然后他才直起腰来：“醉是醉了，还不够沉。可小心着点儿！”又道：“好酒性，两壶酒喝得光光的，一滴也不剩！”

旁边一个小伙计说道：“是怎么着？把他抬回去呢，还是就……”

张先生说：“等着，人还没到……”

简昆仑心里一动，又是什么人呢？

“你小心注意着，一有动静，马上来告诉我一声！”说了这句话，张先生就迈着八字步，慢慢走了。

简昆仑干脆身子一翻，趴在了桌子上，这个姿势比较更能持久。

张先生吓了一跳，又过来特地地察看了一下，用手在他肩膀上按了一下，见他毫无反应，才嘿嘿笑了：“行了，这一次够沉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脚步声响，走过来两个人。

即听张先生的声音说：“醉了，醉……这家伙真行，两大壶酒才把他给弄躺下了。”

后来的人，一伸手扳过了简昆仑的身子，却见后者一双眸子半睁半闭，目光发直，岂止是醉了，简直人事不省。

后来的两个人，一个秃顶尖额的瘦子，另一个短发灰眉，双目翻白。

两个人虽是各着长衣，一副斯文打扮，瞧着那眼神儿以及满脸的风尘气息，却也可以猜知绝非一般良善人家。尤其是后者，那个短发灰眉的汉子，一入简昆仑目光之中，由不住大大吃了一惊。便是烧成了灰，简昆仑也能认得他。

无眼太岁公冶平。

昨日在船上，动手开打，把自己迫落入水，便有此人在内，想不到他又来了。

这个猝然的警觉，使得简昆仑为之心头一震，当时真有一种冲动，恨不能立时动手，以奇快手法，致对方以死命。

只是那么一来，显然失却了此番佯作昏迷的本意，且先暂时忍耐的好。

一念之间，便自打消了向对方出手的本意。只是对方既是这等狠厉人物，却要加倍小心，不可不防。

扳住简昆仑肩头的那个秃顶汉子，偏向无眼太岁公冶平道：“是他不是？”

公冶平冷冷一哼说：“没错。”

秃顶汉子哧地一笑说，“听你说不是厉害得很么！也不过如

此，两壶酒就放躺下了。”

一旁的张先生咳了一声，插口道：“小人酒里掺的不是一般的蒙汗药，是……”

“是我给他的！”

公冶平接上了话头：“别说是他了，就是只老虎，也得睡上三天，不过，话虽如此，对这个人可真得十分小心！”

这句话顿时使得简昆仑心里一动。猝然警觉到这个假瞎子即将要向己出手，一念电转，立刻反应于丹田内气。

原来他幼时从父亲练习内功，已具真气运行之能，事先若有预防，一经运行之下，除非是极特殊的手法，一般点穴手法，大可无畏。

正是公冶平那句可真得十分小心的话，提醒了他，使他感觉到对方的可能出手，乃致猝然提吸起一股真力，以之遍布全身。

这番措施，方自完成。公冶平已付诸行动——足下微探，右手三指撮如鹤喙，一连在简昆仑身上肩井、志堂、风池三处穴道各点了一下。

秃顶汉子嘿嘿一笑，手势一松，简昆仑便又倒了下来。

简昆仑暗道了一声“好险！”

若非是他的一点先见之明，此番真个弄假成真，着了对方道儿。

公冶平施展了这么一手，才自宽心，再无恐惧。哈哈一笑道：“这就好了，就算他长了翅膀也是飞不动了，拿酒来！”

张先生拍着手笑说：“快，快，酒菜侍候，给两位老爷贺功！”

一下子擒住了简昆仑这等人物，自是大功一件，少不得要酒菜庆贺一番。

酒菜就摆在简昆仑伏案的同一张桌子上。

张先生奉邀作陪，对二人极尽恭维能事、三个人放言直论，再无一些顾虑。

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一句句都进了简昆仑的耳朵。

三杯黄汤下肚，公冶平嘿嘿笑道：“这阵子，老子哥儿几个受的窝囊气可多了，尤其是那个老家伙、龟儿子，眼睛里根本不把老子们看在眼里，这下子也让他龟儿看看，牛不是吹的！”

秃头汉子哼了一声：“算啦！人家的来头大，没看见吗，连王爷都买他的账，咱们又何必跟他斗？”

“斗当然是谈不上啦……今天我非要抓着这个姓简的，就是格老子的要他看看，看看我们七太岁不是草包！”

奉陪末座的张先生，随自插口道：“七老太爷走了没有？这边的房子，还给他老人家留着呢！”

公冶平一笑说：“你最好租给别人吧，他呀，我看是不会回来了！”

“这……”张先生讷讷说，“可是他老人家……的房钱还没开呀……”

秃头汉子哈哈一笑：“等着吧，一年半载也许还会回来，少不了你的！”

“是是……”张先生随即不再吭声了。

公冶平冷冷笑道：“虽说是打京里下来的，王爷可也犯不着这么巴结他，说句不好听的，真像比对他爹……”

“咳……”秃头汉子咳嗽了一声，“兄弟，你喝多了，嘴下留点神吧！”接着他干笑了一声，“这还不是明摆着的吗！双方”互惠，嘿嘿……平常看你挺光棍的，怎么这件事你就看不出来呢！”

“双……方互惠？互惠个什么？”

秃头汉子忽然一笑，推开盘子站起来说：“行了，咱们也该

走了，天不早了，路上又黑，还带着个活宝贝，喝多了误事。”

公冶平也就不再多说，吆喝了一声：“算账！”张先生只是推辞，无论如何也不敢真的收钱，也就算了。

水声潺潺，船儿摇摇。

简昆仑又睡到船上来了。几次三番，他都想伺机下手，结果了对方这两个狐假虎威的太岁，只是急不得也，有些心中的疑问正待由对方嘴里解开，便自忍了下来。

这条船当然不能跟那天七老太爷借自吴三桂的画舫相比，简直不能相提并论。窄小的船身，顶多不过只能容下十来个人，简昆仑这么一躺下来，更自余地不多，摆上一张桌子，小小船儿便占满了。

桨声欸乃，舟身时有起伏。

这一带黑得厉害，蚊子又多。

简昆仑睡在那里，既不能动，这个罪可是受大了。平素对敌时，轻易不思一用的内气真力，这一霎却不得不施展出来，用以对付脸上的蚊子。

这个办法固然有效，却是耗力太多。

似乎眼前已到了出手时刻，他却仍在有所期待。

萤火虫时明时灭，舱里就只悬挂着一盏破纸灯笼，光度之微弱，也只能略可用以辨物。

简昆仑简直可以睁大了眼向二人直瞪，也不虞会被他们发觉。

“老吴！”公冶平向秃头汉子说，“依你看，那个老家伙他是安着什么心？在王府他还要呆多久？”

“这可难说了！”秃头老吴说，“管他们呢！”

公冶平一面用扇子赶着蚊子：“管我是管不着了，只是那个老小子喝五哈六的样子，我受不了，格老子的，我们是跟王爷